

詩界革命鉅子：

丘逢甲傳奇（中）

●李世昌

傾心革命以詩明志

丘逢甲倉海先生內渡後，清政益形頹廢，「革命」、「維新」，風起雲湧，其哲嗣丘琮（念臺）撰「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有謂：「尤感國家民族之患，益留心中外事故和西方文化，慨然有維新之志。」先則對康梁之維新運動，志在救國，頗傾慕之，因之與保皇人士時有來往。當光緒二十六年赴南洋之便，曾與保皇黨、興漢會諸志士有所接觸，在港時曾與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陳騰鳳等合攝持刀並立小照，可以見之。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己酉二月十七日，清廷命各省於本年内成立諮詢局（按：清末，學部、農工商部有諮詢官之設，各省置諮詢局，由人民選舉議員，參議省政，為日後省議會之嚆矢），同年十月十四日各省諮詢局開幕，倉海先生被舉為廣東省諮詢局副議長是倉海參與省政之始。

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各省諮詢局代表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商議請願國會事，倉海先生與當時擔任議員之陳炯明前往與會，並同時加盟為同盟會員，是倉海轉而傾向革命排滿之途，且與同盟會之趙聲等革命志士深相結納。自此起，即投身孫中山先生領導之革命行列，致力於國民革命，救國救民之偉業。及乎武漢首義，禹甸重光，廣東光復，胡漢民出任廣東都督，乃任倉海為廣東省教育司司長（丘瑞甲「先兄倉海行狀」謂：「先兄熱心教育，即公舉為教育部長」，不確）。並派為都督府代表，往上海參加各省代表聯合會議，組織中央政府。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胡漢民復推任倉海為臨參議院議員，隨抵南京，準備出席參議院會議。此是倉海先生自乙未「抗日護臺」失敗後，沉鬱哀愁，勞瘁憂煩，十六年來胸中塊壘一旦若失，最稱心快意之時。看他謁明孝陵、登掃葉樓，遊莫愁湖，均分別賦詩寄興，抒平生之積悶，其快意可知也。殊因連年繁劇辛勞，瘁心國事，竟致咯血舊疾復發，參議院尚未開幕，即在白下抱病南旋，由親故護送回鎮平里第，於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二月二十五日中道云亡，殊堪悼惜！平生念念以復臺為已任，而竟在民國肇造，臺灣尚未光復前，殞志以致，志士扼腕，莫此為甚。所以當時臺灣遺民之在廣州者，哭之尤慟，而輓之聯曰：「憶當年禍水滔天，空拚九死餘生，隻手難支新建國，痛今日大

星墮地，祇曠二三遺老，北面同哭故將軍。」倉海先生，幼年好學，敏慧而勤，其本性尤對詩特加愛好，其所為詩清飄雋逸，是臺灣之愛國詩人。梁啟超稱他為晚清「詩界革命之鉅子」。他與「我手寫我口」遺著有「人境廬詩草」之梅公度（遵憲），並稱為革新派詩人。兩者均為嶺東之客籍人士，論者謂同受到客家山歌之薰陶和影響，故所為詩均具「民風」氣體，且彼此亦時有唱和。黃公度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寫給梁啟超的信中，曾對倉海詩有這樣的評價：「此君詩真天下健者。」可見對倉海詩之推崇。又江瑔寫「丘倉海傳」中，亦謂：「詩本其夙昔所長，數十年來復顛頓于人事世故家國滄桑之間，皆足以鍛鍊而淬礪之。其所為詩，益蒼涼慷慨，有漁陽參撫之聲。又如飛兔腰瘦，絕足奔放，平日執干戈衛社稷之氣概，皆騰躍紙上。故詩人之名，震動一時。」尤其哀時感事，愴懷故國，縹緲之情，每獨愴然而涕下。

唯倉海所遺詩，乙未以前在臺時之作，多已被焚或散佚，現在能見及者，乃是乙未內渡後之吟篇。除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倉海先生丘公逢甲詩選」外，先後有

「嶺雲海日樓詩鈔」三種版本。一是一九一三年。

(民國二年)粵東編譯公司承印本；二是一九三

六年(民國二十五年)中山大學出版的版本；三

是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丘倉海逝世七十週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根據前兩者版本，加以標

點整理印行之版本。計自乙未(一八九五)至庚

戌(一九一〇)附辛亥民國元年稿，共十三卷，另加「選外集」，共收各體詩一千七百餘首。

茲就上列詩作，筆者稍加分類，各選出若干

代表作，摘錄於後，每首並附加註釋，藉明其意及詩作之背景，以饗讀者。

(+) 對台灣的眷戀與懷念之作

離台詩六首錄二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鴨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抗日護台失敗後內渡，行前賦「離台詩」七絕六

首，並有序云：「將行矣，草此數章，聊寫積憤

。妹倩張君，請珍藏之。十年之後，有心人重若

拱璧矣。海東遺民草。」按此詩，係其哲嗣丘琮

(念台)於民國十四年八月遊台時所錄得。丘琮

謂：「此詩，乃公乙未夏將乘舟離台時倚裝忽忽

舟入梅州境

悽絕天涯雁叫羣，秋江一棹入斜曛；

陰那山色雲中現，篷辣灘聲雨裏聞。

隔嶺樹疑孤塔露，得風帆帶亂峯奔；

所作，原稿尙存親友家」云。

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潛；
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剝台灣。

答臺中友人三首錄一

抱石申屠劇可憐，一廢待死伴枯禪；

湛身難訴遺民苦，殉義誰彰故部賢？

碧血縱埋非漢土，赤心不死尚唐年；

扁舟但益飄零感，過海何曾便是仙。

此詩作於戊戌春間，因接台中友人來書，乃以此

平生去國懷鄉感，只合江頭醉十分。

(往事)往事何堪說，征衫血淚斑；

龍歸天升雨，鰲沒海中山。

梅州即今之梅縣，在鎮平(蕉嶺)之東南，倉海內

渡抵泉州，經潮陽，返回鎮平原籍，是必經之路

，時在乙未秋間。陰那山、篷辣灘，均在梅州。

天涯

天涯雁斷少書還，夢入虛無縹渺間；

兵火餘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鬢先斑。

深蕃親故淪滄海，歸漢郎官遜故山，

已分生離同死別，不堪揮淚說臺灣。

此詩是乙未初返原籍鎮平時，感懷台灣，悲涼哀壯，乃興禾黍新亭之痛。

愁雲

愁雲極目畫成陰，飛鳥猶知戀故林；

破碎河山收戰氣，飄零身世損春心。

封侯未遂空投筆，結客無成枉散金；

夢裏陳書仍痛哭，縱橫殘淚枕痕深。

此詩是丙申春間之作，雖春回大地，風光旖旎，

因眷念故國河山之破碎，只興身世飄零之感，而無賞心樂事情懷。時在夢中繁懷着瀝血上書，涕零抗爭割台事，而唏噓不置！結果只落得散出家財集義勇志士保鄉衛土而失敗。內渡閒居，仰視陣陣白雲，只有悠悠天地之念，渺渺余懷之悲。

春愁

謝頌臣名道隆，因行四，亦稱謝四，清廩生，台灣之台中人。台灣獨立，為義軍壯字營統領，參

帷幕，事敗，建議倉海同內渡，以圖捲土重來。

旋於第二年丙申潛返台灣，倉海贈詩，淚眼相送，不但不忘情台灣。並誓言：「十年如未死，捲土定

重來」，其壯志豪情誓復台灣之決心，可以概見。

送頌臣之臺灣八首錄一

涕淚看離棹，河山息戰塵；

分明來路近，未信遽迷津。

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臺；

全輸非定局，已溺有燃灰。

棄地原非策，呼天憊見哀；

十年如未死，捲土定重來。

謝頌臣名道隆，因行四，亦稱謝四，清廩生，台灣之台中人。台灣獨立，為義軍壯字營統領，參

帷幕，事敗，建議倉海同內渡，以圖捲土重來。

旋於第二年丙申潛返台灣，倉海贈詩，淚眼相送，

不但不忘情台灣。並誓言：「十年如未死，捲土定

重來」，其壯志豪情誓復台灣之決心，可以概見。

答臺中友人三首錄一

抱石申屠劇可憐，一廢待死伴枯禪；

湛身難訴遺民苦，殉義誰彰故部賢？

碧血縱埋非漢土，赤心不死尚唐年；

扁舟但益飄零感，過海何曾便是仙。

此詩作於戊戌春間，因接台中友人來書，乃以此

(中) 奇傳甲逢丘

詩奉答。首句因台人有賈于泉者，以台亂家亡，投萬安橋下而死，故云。第二句言及內渡後有諸生削髮爲僧之事。第四句謂部下吳湯興、徐驥、姜紹祖、丘國霖諸將領，義勇壯烈，先後殉難，上報朝廷而未獲旌表，深感憾事。第六句言台中義士，台灣淪入異族，尙奉中國正朔，赤心不死，真民族正氣之光。七、八兩句，乃倉海自表內渡後之飄零心態，過的何曾是佛是仙之日子？

題凌孟徵「天空海闊移詩鈔」並答所問台灣事三首錄一

多君欲問台灣事，曾作大將軍現身；
滿目刦塵無法說，青天碧海哭詩人。

牙旗獵獵捲東風，舊事真成一夢中；
自有千秋詩史在，任人成敗論英雄。

此詩是戊申初夏之作，倉海以「倡導獨立自主於先，又主持全國義勇團練於後，而未經最後一戰

，竟先棄義勇健兒內渡」，因此，時人不無微辭。此倉海榮遇難忘，而有「滿目刦塵無法說」之言。以無可如何之情懷，仰視碧海青天以詩寄慨，任大去成敗論英雄。

(二) 追思與激揚忠義節烈之作

景忠祠弔故明孝廉林丹九先生

二首錄一

崖壁斑斑碧血痕，先生當日此成仁；
三閩四廣支離局，一息千秋草莽臣。
亂世科名娛老母，荒山鬢髮表完人；
扁舟欲訪悲歌處，冷月空潭瀉古春。

按「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廉隅

東山，在潮陽縣東約三里，後人於此建有張、許

者。自漢武帝時有郡國舉孝廉之制，沿至明清，俗以爲舉人之稱。林丹九名一桂，乃明之孝廉，處建有景忠祠以祀。遺作存者有家書及與官兵某書并一詩，其餘尚有續正氣歌，戀貧賦等已佚。倉海返籍不久，即謁祠憑弔，爲前輩鄉賢發思古之幽情，借詩寄意。

過三河弔翁襄毅之墓

落日青山虎氣沉，河流還蜀故城陰；
地理一代名臣骨，天鑒三邊守將心。

人物嶺東前史在，關山直北戰塵深；
英靈異代應相感，一片寒雲遠墓林。

翁萬建謚襄毅，明嘉靖進士，有戰守功，歿葬大埔縣之三河。甲辰春倉海過此詣墓憑弔，而興幽明異代精誠應相感之情思。

潮陽東山張許二公祠爲文丞相題

沁園春詞處旁卽丞相祠也秋日過謁敬題二律

夜半元旌出嶺東，文山曾此拜雙忠；
百年胡運氣何惡，一旅王師氣尚雄。

滄海夢寒天水碧，沁園歌斷夕陽紅；
荒郊馬冢尋遺碣，秋草蕭蕭白露中。

石闕苔荒一逕深，悲秋懷古此登臨；

九州難畫華夷限，萬死思回天地心。
南客旅愁觀海大，東山雲氣壓城陰；
斜陽照起英雄恨，枯木寒鴉淚滿襟。

百丈埔爲宋張丞相世傑夫人許氏
大戰元兵殉節處舊有祠廢久矣子
惠署縣爲商復舊蹟

靈旛半夜偃胡風，百丈埔前戰血紅；
異代雙忠更張許，男兒千古遜英雄。
重表幽芳關廟貌，浮山南望夕陽中。

百丈埔在饒平潘段，爲宋將張世傑夫人許氏大戰元兵殉節處，舊有廟，土人稱曰娘娘廟，惟已廢久矣。己亥間黃子惠（名恩）爲邑令時，倉海到訪建事，因作此詩，並指出：「舊志記夫人爲尖人，明邑令丘金聲曾有辨誤文記其事」云。（未完）